《那个不一样的我》再版序

文：1次方

为1的这本文集作序是一项相当困难的工作。这些作品本身可以被理解为作者与他想邀请的潜在读者的对话，因此我认为任何站在第三者立场上的评价都是不合时宜的。此外，作为序言，站在读者的角度也是不合适的。如在序言中给予读者过多的暗示，理解“对话”之为对话这一过程本身所包含的对读者的筛选自不再有效。本文使用第一手资料，特别是1的书信中的信息，试图采取作者的思考角度。这毫无疑问是困难的，但相信读完本序言的读者自能理解这么做的用意。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纪元七四四年五月六日1写给42的信中的一个片段。

“我能理解第一次读到元文学题材的读者对这篇作品的赞誉，但我仍坚持认为上次会谈时的那个想法本可以有更好的成品。并且，欠缺的不是文字细节上的打磨。只要作品仍然是我写就的，嵌套逻辑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无瑕。”

结合这封信写就的时间，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个片段中被评论的作品正是本文集中最知名的那篇，1早期的代表作《奥卡姆剃刀》。文中虚构的人物正在讨论修改意见的小说其实就是两人身处的这篇小说本身，而他们的讨论意见也恰将一篇虚拟的初稿修改成《奥卡姆剃刀》。而1在这封信中提出的批评也是文学界早已熟知的观点：尽管该文行文十分巧妙流畅，但其在元层次有不可弥补的缺憾，即本文终究是由1写作而非本文中虚构的人物。

主流观点认为这个问题是无法修正的，并且1也确实没有再尝试，而是在之后的作品中走向了其它方向。然而我意识到这种解释可能并不正确。在我翻阅1的通信记录时，有几处此前被文学界忽视的描述实在是令人生疑的。

在1和42之后几年的通讯中，有几处我认为能支持我的观点的语段，摘录如下。

“随着我在这个方向上的尝试，我似乎开始认同你了。作者与读者的深层次共鸣往往要依赖于两人在所呈现的文字之外早已达成的共情。这种方法我写得越多，也就意味着我的读者越少。或许.. (744.7.3)”

“我学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是可以进一步信任读者的理解能力。此前我总是太谨慎，不想读者一次接触太多新事物。或许我是错的，信息的传递可以通过巧妙的方式，或是该篇文字之外的内容。 (745.2.20)”

“这次的成功使我第一次确切地感到，那个计划真的有实现的可能。哪怕给出的是一个虚拟的人物，只要我给出一点碎片暗示主人公与作者的相似性，来回折返的镜像填空也是正常读者能随行文运转的。他们首先用作者的形象填补主人公没有被介绍的人格部分，再用这个推断来预测下一步行文的走向，随即在进一步印证与作者的相似性后将作者更细节的人格代入，以此重复。 (746.9.16)”

这三段评论也很容易与这本文集中对应时间的创作联系上，它们所谈论的分别是《如果是你的话》、《钥匙》和《遗言》。但我认为，在1看来，这三部作品所起到的作用都是‘练笔’或者说‘实验’，其共同指向一个更大的创作计划。这部作品应当比1在七四六年之前的任何作品都复杂得多，需要读者对1有一定的提前了解才能读懂，并且采用了类似于第三段评论中所介绍的那种镜像推断结构。

诚然，这几段话单独看来都有另外的理解方式，但将他们拼凑在一起，我的说法的可信度显然大大上升。但真正引起我怀疑的是我们在1的遗物中找到的一个未曾拆开的信封。这封信没有时间标记，也没有署名。其笔迹能看出极力避免自己通常字迹的不自然感，究竟来自哪一位1的读者也难以推断。

“我读了你寄来的小说，真是精彩绝伦！小说自身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其中的字句不仅构建了小说所虚拟的世界，同时也成为了两位主人公所创作或阅读的文字。你既要考虑一般的读者的阅读体验，又要考虑故事的第二主人公这一个特殊的读者。这种悖论式的结构带来了异乎寻常的阅读快感。我读了四遍，每一遍都有新的发现。读第一遍时，我尚不知道主人公提及的那篇文章究竟是什么，悬疑感充斥字里行间。读第二遍时，我代入主人公的视角检查逻辑是否严谨，故事是否有矛盾，然而无懈可击。读第三遍时，我开始思考，面对着这样一篇揭示自己未来的小说，作为主人公的我该如何行动，而我的选择竟然和你所预设的结局一模一样。读最后一遍时，我抛开了那些逻辑的或是非逻辑的思考，纯粹地享受审美的愉悦，沉浸在了故事之中。毫无疑问，这是我所读过的最精巧的小说。”

直觉性的理解是这位读者在评论《奥卡姆剃刀》，这自是因为其讨论的剧情和这篇小说几乎完全一致。然而这个解释经不起推敲。这位读者说，“读第二遍时，我代入主人公的视角检查逻辑是否严谨，故事是否有矛盾，然而无懈可击。读第三遍时，我开始思考，面对着这样一篇揭示自己未来的小说，作为主人公的我该如何行动”。这句话存在若干疑点。首先，《奥卡姆剃刀》有两位主人公，与这两句话的语言表达并不完全吻合。其次，如果假定他阅读的是《奥卡姆剃刀》，那 ‘作为主人公的我该如何行动’ 就应该理解为他代入两位主人公之一的视角，检查自己是否确实会做出文本呈现的这些行动。但这种检查与他描述的自己第二遍所做的事是重复的。退一步说，即使这位读者确实是在做几乎重复的检查，他的文字表达也更可能是 ‘如果我是主人公我该如何行动’ ，而非 ‘作为主人公的我该如何行动’ 。总而言之，这段表达实在是令人生疑的。

我认为，这位读者读的是1的另一部作品，1在与42的通信中提到的那个计划的成品。这部作品应该与《奥卡姆剃刀》有类似的架构，只不过该文中的“作者”和“读者”并非完全虚构的人物，而恰是虚拟的1和虚拟的1的读者。该文中虚构的1与读者交流的写作观点应在作品本身反映；而这篇小说的文字本身也需要既构建虚拟的1的形象，又组成这个虚拟的1所创作的文字。对于《奥卡姆剃刀》的那个缺憾的修正意见正是将自己纳入自己的作品，而非期待作品能自圆其说。

那么就只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了：这部作品现今存于何处？两个版本的《1作品全集》都没有收录它，显然这是文学界的一个重大损失。1遗留的手稿也经历过数次的整理，但没有发现这部作品的踪影，这确实有些匪夷所思。或许，至少有一位遗稿的审阅者读过它，但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读的，就是那篇需要被寻找的小说。

（全文完）